

李祎斌 寻找来自北方的豹

文 王小柔

跟李祎斌的联系总是断断续续,因为他要么在祁连山深处监测豺群,要么在寒冷的荒野中给雪豹和兔狲佩戴卫星追踪颈圈。他的青春绽放在人迹罕至的荒漠,与兽为伴,很难想象一个帅气的年轻人远离城市,奔赴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只为守护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

他会幽默地晒出越野车断裂的车轴,晒出能埋半个人的雪坑,晒出绝壁和荒原背景下一个在“比心”的影子。无论骑在马上还是攀爬在山崖,在李祎斌这儿从没有过孤独,他所展示的,满满都是一个人的幸福。他特别爱笑,或许正是这份超越自然的温暖,让他在荒野里收获了一份真挚的爱情。每次跟他聊天,这一对保护濒危物种的年轻情侣的影子都会浮现在我脑海,属于他们的故事就像现实版童话,连身边的野兽都变得无比温柔。

我找到李祎斌,是因为豹。豹早已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消失,为了挽救这个物种,从2021年起,豹被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李祎斌就是那个与豹为伍的人,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无数年轻人在用青春和热情守护着绿色生态,并把这件事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

遇到狼是人生序曲 大自然在不停召唤

大学时的李祎斌作为志愿者去黄河源参加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调查。由于经费所限,每条5公里的样线只能安排一名队员,李祎斌的体力最好,每天可以走完四名样线。这是独步荒野的一个月,每名调查队员都携带了对讲机。调查的第一天,样线刚走了一半,李祎斌的对讲机就丢了,于是循着GPS记录的轨迹往回走,低头仔细寻找。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他看见有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来,脸被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透过露出的嘴,可以看见镶了一口大金牙,气势汹汹地喊着李祎斌听不懂的语言。李祎斌费力地沟通后终于明白,脚下是他家的牧场。

也正是这次调查,李祎斌三次与狼群遭遇,最多的一个狼群有11只狼。狼群早就忽略了这个人类的存在,身边的野驴淡定地结群吃草,狼群则浩浩荡荡往山谷里走,各自安好。而单独活动的狼则有些胆小,看见李祎斌就会远远跑掉。有一天调查时天起了大雪,能见度有些低,李祎斌走进一片泥潭。沼泽里落着数千只斑头雁,他正估算斑头雁的数量,数到大约3000只的时候,不远处跑来5只狼,斑头雁轰然起飞,这场景让他非常震撼,狼群并没有在意李祎斌。另一次调查时,他的左小腿不慎陷入沼泽难以拔出,还好有位骑马路过的藏族牧民把他拉了上来。黄河源的野外调查苦乐交融,有观察到野生动物的欣喜,有独步荒野的自由喜悦,但也有车翻进沟里、队友掉入冰河、被藏獒围攻的窘迫,强大且乐观的内心支撑着这群年轻人完成了这次调查。

李祎斌对专业学习充满热情。他在学

校时,经常早上6点到图书馆,晚上图书馆熄灯时才离开。2019年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读研,一心想去野外。恰好北京陆桥生态中心正在招聘雪豹项目专员,这个工作可以去很多地方调查雪豹,这对李祎斌极具吸引力。三年的工作中,他用脚步丈量西北大地,和豺、狼、雪豹结下不解之缘。人生的剧情不乏跌宕起伏,甚至差点儿命丧马蹄之下,也收获了来自荒野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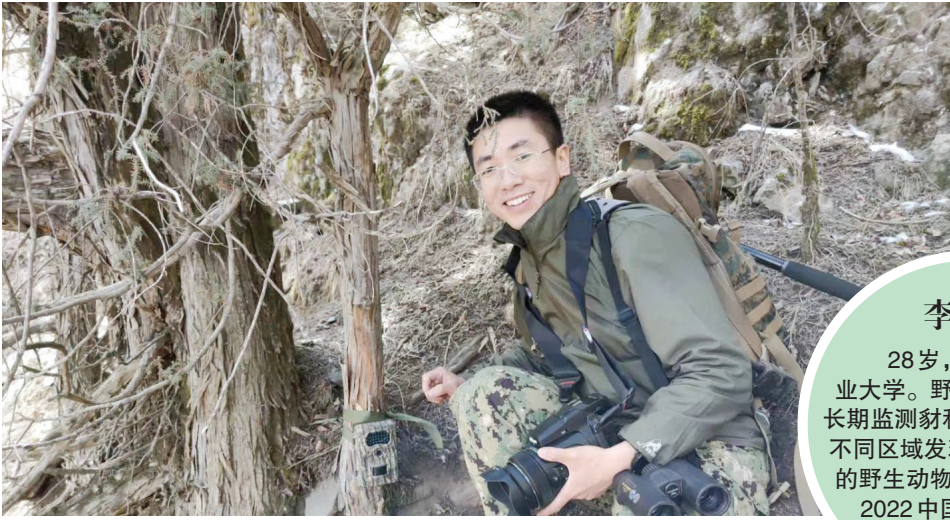
命悬一线启动救援直升机 收获荒野中的爱情

2020年5月,李祎斌在青海门源进行红外相机布设工作,坐火车去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天午夜到了保护区管理局,天一亮他们又往无人区进发。路上要花两天时间,第一天开车到山里的一处彩钢房,发现门窗已经被熊拍掉了,管护员们对门窗做了简易的遮挡,大家在彩钢房住了一晚。第二天骑马36公里,到达无人区营地。当夜,李祎斌在帐篷里听见了狼嚎。

这里需要骑马出行。有一次下马时,他的登山鞋套在马镫上甩不下来了,马受惊将他拽倒,拖行了近300米,人和马才分开。万幸的是他的相机包垫在了头部,才没受更重的伤。几个管护员拆掉帐篷的金属支架做成简易担架,轮流抬了7公里,将他送回营地,又用卫星电话联系直升机救援。但是,从酒泉起飞的小型直升机没办法飞跃大雪山,只能返回。营地的人又向相邻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求助,联系到甘肃民航旅,派遣AW139大型救援直升机,从临夏州起飞,多次转场飞行1000多公里,克服了大风、低云气象和高原山地等不利条件,赶在下一波恶劣天气到来之前,顺利将李祎斌转运到敦煌机场。

在病房里,背部强烈的疼痛让李祎斌接受了受伤的现实。经诊断,他的右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左眶眉骨粉碎性骨折,肋骨、鼻骨、前额骨骨折,脑震荡,全身大面积擦伤,有树枝插进脖子,差点儿就捅进了气管。四个月之后,李祎斌终于回到野外,先去西藏布加雪山,紧接着去了青海门源、甘肃盐池湾、宁夏贺兰山、新疆天山和海南霸王岭。一路上有一名非常靠谱的队友陪伴——李祎斌遇到了双向奔赴的爱情,如今这名队友已是他挚爱的另一半。

雪哈,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生,一位非常喜欢动物和户外探险的女同学。从她清秀的外表看,并不像是能在崎岖的高海拔山地上长距离徒步的人,但是,她和李祎斌一起去青海门源布设相机时,总能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雪山、峭壁、荆棘和冰河都未能阻挡她前进的决心。李祎斌每次去野外,都会向她发出邀请。他们一起在祁连山为看见血雉的惊鸿一瞥而惊叹,一起在马牙雪山的冰雷里徒步,一起穿行在天山库尔德宁的雪岭云杉中,一起在霸王岭追寻海南黑冠长臂猿,一起在布加雪山经历了严重的高原反应……童话般的爱情由荒野作证,生根发芽。



李祎斌

28岁,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摄影师,长期监测豺和雪豹种群,曾在不同区域发现并拍摄到罕见的野生动物。《豺之谷》入围2022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

记录豺的故事 用影像保护它们

李祎斌的老家在甘肃省一个小县城里。小时候常听奶奶说起豺咬小孩,吓唬他不要一个人出去玩儿,这是他对豺最初的印象。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真的遇到了豺,并多次与传说中的野兽近距离对峙,也亲眼看到了豺袭击家畜。

2022年6月,李祎斌接到牧民朋友那音打来的电话,说最近几天他看见一个豺群,常在他家的牧场活动,后来又发现豺群养育了5只小豺,这是那音放牧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小豺。那音家里养了300头羊,他每天都赶着羊群路过豺洞。刚开始大豺对那音的出现有些惧怕,3只大豺把小豺转移到200米之外一处更隐蔽的备用洞穴。后来大豺慢慢也习惯了那音的存在。

听到这个消息,李祎斌立即订了张火车票,坐火车连夜出发。他不想过多地打扰豺群,计划只花一天时间,采集豺育幼的影像资料。拍摄当天的清晨,他和那音两个人带着隐蔽帐篷靠近了豺洞。3只大豺和5只小豺都在洞口观察着他们,瞪着眼一动不动。李祎斌和那音在离洞口50米左右的地方搭好了隐蔽帐篷。那音去放羊了,李祎斌一个人躲在隐蔽帐篷里,悄悄地开始拍摄。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豺,也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如此优雅漂亮的动物,却曾被人视为害兽赶尽杀绝?豺如今已濒临灭绝,只残存于偏僻荒凉的山野之中。

他拍摄的《豺之谷》一经上线便引起业内和公众的关注,因为这是国内首次反映豺育幼的影像作品,这个物种在人们的视野里已经消失很久了。

一个月后,回到北京的李祎斌辞职,他想继续寻求深造的机会,也要去探索那音牧场的野生动物。他一刻也没有停歇,在北京考了驾照,去甘肃盐池湾,花了三个月时间协助保护区做更加系统全面的雪豹调查。调查结束后,他和朋友一起申请了一个公益基金会项目,想

更加科学和系统地探索保护那音牧场和周边区域的豺群。他们在项目地布设了四十多套红外相机,了解了当地豺群的分布和生境,拍到了很多豺的行为影像。通过调查,李祎斌了解到,当地牧民非常憎恨豺,因为近几年豺的数量不断增加,时常会有豺群袭击家畜,咬死牛、羊、马和骆驼,给牧民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牧民也担心自身的安全,因为豺不像狼那样害怕人,习惯在白天活动,看见车辆可能也会因为好奇围上来观察。牧民们很可能会对豺进行报复性猎杀,李祎斌在当地发现过猎夹、猎套,红外相机也拍到过三条腿的豺。

2023年,李祎斌申请了万物影像保护的项目,想通过影像展示豺面临的生存问题,让人们关注它们的命运。李祎斌和那音一起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窑洞里放羊,冬天在极度寒冷的河谷里露宿,寻找豺群,了解牧民和豺的故事。

拍摄和保护豺,离不开当地人的帮助。那里没有手机信号,李祎斌背着装备,在山里徒步了两天,才找到他的朋友那音。当时那音正在简陋的窝棚里吃饭,因为很久没人说话了,看到李祎斌,非常开心。他想去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给妻子打个电话,把300头羊托付给李祎斌看护。天快黑的时候,羊群按习惯到沟里喝水,李祎斌只需跟着羊群,不让它们走丢或者被野兽吃掉就行。这是他第一次放羊,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羊群进沟喝水的路上,杀出一只豺,咬住一头绵羊。李祎斌有点儿害怕,一是出于对野兽的恐惧,二是担心羊群的安危。羊群受到惊吓,纷纷往山上乱跑。李祎斌大声吼叫着,但豺丝毫不惧,此时他才发现,这只豺只有三条腿!吼叫声引来远处的两头牧羊犬,狗跑过来时,豺也跑掉了。

晚上9点多,那音回来了,听说羊被豺咬了,他并不在意,还夸李祎斌运气好,来这儿的第二天就看到了豺。这位牧民有信仰,他敬畏自然,祈求山神的保佑,不会伤害山里的野生动物。一边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一边是受经济损失的牧民,冲突让李祎斌开始思考更多的问题。自然环境里食物缺乏,豺群不得不铤而走险,来到人生活的区域,如何权衡,如何持续发展?豺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对话李祎斌

化解矛盾才能更好地保护动物

王小柔:你为什么会选择危险系数这么高的职业?

李祎斌:我从小对野生动物的故事着迷,最喜欢看《动物世界》,尤其痴迷于蛇类和荒野。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一条小河,路过这条河的时候,我都会捂着鼻子快速通过,因为各种废水都会排到河里,非常臭。我特别好奇这条河的源头在哪里,上高一时,独自一人去了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六盘山,正是这条河的发源地。那里的河水清澈见底,森林郁郁葱葱,我从没见过如此自然美好的景象。看着云雾缭绕的森林,我激动万分,立志以后一定要去山里寻找野生动物。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东北林业大学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

王小柔:豺和狼有什么区别?

李祎斌:豺和狼都是犬科,不同属,豺是豺属唯一的物种。豺的体型介于狼和赤狐之间,是一种非常漂亮优雅的动物。它现在变成了比狮子、大象和老虎更濒危的野生动物,全球成年豺的数量不到2500只。

王小柔:豺袭击牧民的羊,数量多了是不是会造成矛盾?

李祎斌:今年3月,我正在苦苦寻找豺群,那音的表哥长生打电话给我,说15只豺对着他的面捕杀了12头羊,他一个人很难赶走豺群,他养的藏獒也不是豺群的对手。母羊被咬死后,就要买牛奶喂羊羔,一直要喂到6月。豺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但牧民这一次的损失就达到上万元,这怎么办呢?我深知他们不易,赶去现场。这次袭击羊群的豺共有9只,其中6只在1岁左右,它们在长老家附近逗留了三天,陆续吃完了被咬死的羊。从牧民的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山里生活,放牧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保护野生动物和猎杀袭击羊群的动物,这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矛盾,需要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关心,帮助牧民解决这个问题。

王小柔:布设红外相机能监测到什么?

李祎斌:第一天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豺路过。第二天早晨6点多,一只豺躺在地上剧烈抽搐,并不发出惨叫。9点,豺抽搐着移动到远处,豺群中其他成员来看望它,然后黯然离开。12点,抽搐的豺已经没有动静了,一只狼叼走了它。我咨询过资深的野生动物兽医,他们认为,那只豺中毒了。我经常自问,深山里幸存着最后的北方豺群,它们在这个蓝色星球上还会留存多久?

王小柔:和牲畜的冲突,偷猎,自然环境的改变,这些大概都会成为豺群数量减少的原因吧。

李祎斌:我们把偷猎和野生动物的分布情况汇报给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他们非常重视,和我们一起去野外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同时联合森林公安去探查我们发现的偷猎地点。对于经济受损失的牧民家庭,我们也在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解决赔偿问题。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保护自然生态,把豺的栖息地还给它。



李祎斌拍摄的豺

讲述

自1980年起走遍蓟州山川大地,拍下无数美景 将山山水水定格在镜头中

文 董秀娜

不夸张地说,去过蓟州的人,一定见过刘光辉拍的照片,因为当地十几个重要景区、景点的门票、导游手册上的图片,几乎都出自他手中的照相机。早些年,蓟州有“四大忙人”,走到哪儿都背着照相机的刘光辉便是其中之一。有人问他这辈子拍了多少张照片?他粗略算了一下,单说在旅游局工作的这15年,每年大约要拍100个胶卷,每个胶卷按30张算,加起来就有4.5万张。后来改用数码相机、手机,那就根本说不清了。

出生于军人家庭 1980年迷上了摄影

1953年5月,刘光辉出生在宁河县(今宁河区)芦台镇。父亲是老革命,刘光辉幼时随父亲到张家口,在军队大院长大,16岁又跟着父亲所在的部队到了河北省易县。1970年,刘光辉入伍。他能弹会唱,部队首长发现了他的文艺才能,把他调到文艺宣传队。父亲离休后,安家在山清水秀的蓟县(今蓟州区)。退伍的刘光辉也来到蓟县,在天津市长途汽车公司蓟县汽车站工作。

天津广播电台的记者到蓟县长



刘光辉

途汽车站采访,无意中发现刘光辉会弹中阮,而且弹得很不错,便为他录制了独奏曲《春到沂河》,后来多次在电台播放,刘光辉成了县里的名人。1980年,在蓟县总工会干部朱云生的引导下,刘光辉开始接触照相机。那时候照相机可是新鲜玩意儿,一上手他就着了迷。

生于军人家庭,又在部队锻炼多年的刘光辉,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儿,确立目标就会执着地前进。他花76元钱买了一台海鸥203折叠式相机。拍照片要用胶卷,拍完后还得冲洗、放大,在当时这是摄影爱好者的必修课。他又买来一堆设备,把家中一间4平方米的小屋布置成暗房,慢慢掌握了冲洗照片的技术。

不久后,刘光辉拍了一幅蓟县城关小学孩子们在公共场所做卫生的照片,取名为《放学以后》,投寄给《天

津日报》农村版。很快收到编辑的回复,告知他作品被采用,鼓励他多拍些反映蓟县新貌的照片。他深受鼓舞,继续抓拍生活中遇到的精彩瞬间,同时,身处风景秀丽、历史厚重的蓟县,他也想多拍些自然风光、人文景致。

拍下盘山四季景色 以及山里的各种动植物

蓟县最美的季节是春天。1980年4月,刘光辉到下营山区拍春景。按计划,他把自行车捆绑在长途汽车的车顶上,乘车上山,拍完照片回家时,骑自行车下山。

桃花、梨花、杏花竞相开放,层层叠叠的远山渺渺茫茫,嫩绿的小草给山坡蒙上了一层绿茸茸的色彩,蓝天上朵朵白云倒映在潺潺流过的沟河之上……刘光辉举着照相机,拍尽了目光所及之处的美景,感觉心情无比舒畅。怎料,骑车回县城的路上却出了意外。当他一路下山,骑到津围公路大岭子路段,向下俯冲的自行车刹车失灵,由于落差太大,车速越来越快。眼前是匆匆掠过的山岭、树木,耳边是呼呼作响的风声。幸好他保持着军人的体魄和头脑,知道越往山下冲,危险就越大,不如立即紧急制动!同时他也想到,一定要保护好照相机!山路

上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悬崖,他作出正确判断,朝着山体的一面冲过去。自行车撞上了一棵大树,连人带车栽倒在路边。树枝刮伤了他的脸和手臂,腰也摔得动弹不得。幸好没有失去知觉,开着手扶拖拉机路过的村民将他救起,送往蓟县医院。

妻子抱着儿子赶到医院,揪心地埋怨:“你真是不要命了,拍那些照片有啥用!”刘光辉笑了笑:“搞艺术就要付出,我不在乎,我得让更多的人从照片中了解蓟县!”伤愈后不久,他又带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个过期彩色胶卷去了下营。人家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是撞了南山也不回头。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光辉的摄影技术越来越精,用光、构图都有其特点,拍出的照片越来越漂亮。他还撰写了《黑白剪影照片的韵味》一文,配上自己拍摄的5幅黑白剪影照片,发表在《大众摄影》上,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1982年,他调到蓟县文化馆,负责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参与策划了独舞《鱼水情深》《乐观音》等节目,屡屡获奖。三年后,他又调到县文化局文艺科。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

上世纪80年代末,刘光辉调到蓟县旅游局,名正言顺地投入到风光摄影中,每天早出晚归,走遍了蓟县的山水水水,了解了县域内所有的风景点,只要是能体现蓟县特点的画面,他就一定要拍到。他知道什么季节、哪座山头的景色最宜人;知道什么时间段、从哪个角度能拍出最佳光线;甚至熟知哪一种花在哪几天开放。为拍好盘山,他无数次登上挂月峰;为了拍苍松翠柏在大雪中的英姿,一下雪,他就像听到命令似的,往山上跑。人们说他是“天气预报”,什

么时候有云,什么时候下雨,几点日出,几点日落,都装在他心里。在盘山,他拍过近百种花卉、中药材、菌类,拍过蛇、松鼠、飞鸟、蝴蝶,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都在他的镜头下形成定格。

搜集照片资料 制作红色教育主题展

退休以后,刘光辉仍坚持不懈地为宣传蓟州、弘扬红色历史文化发挥着余热。2015年,他协助主管部门设计制作了“抗战烽火·盘山魂——蓟县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图片展览”,分别在蓟县鼓楼广场和盘山烈士陵园展出。

盘山脚下联合村,曾是清乾隆年间静寄山庄所在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堡垒村。2016年,刘光辉应邀为联合村开创红色教育基地设计图片展览。为搜集照片及素材,他四处寻找线索,向老战友、老朋友求助。一位战友帮他在河北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静寄山庄全景图》和乾隆年间出版的线装书《御制盘山志》,他赶过去翻拍照片、复印全书,为村里增添了重要史料。他曾采访一位年逾七旬的烈士后代,那位老人拿出一个旧纸盒子,盒底垫着一张发黄的纸,刘光辉发现那是一张抗日战争时期敌伪政府发的“良民证”,是难得的历史见证。最终呈现的展览分为四部分,刘光辉搜集了上百张历史照片。

2018年,刘光辉设计制作了“碧血丰碑——纪念冀东(蓟县)人民抗日战争爆发80周年历史图片展览”,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蓟县)人民浴血奋战、共御外敌的抗战历史。大量的历史照片展现出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以及给蓟县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展示了革命先辈在党的领导下揭竿

而起、浴血奋战的革命斗争事迹,重现了冀东西部军民团结一心、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抗日救国的英雄壮举。

2022年2月17日,是包森牺牲80周年纪念日。包森是陕西省蒲城县人,生于1911年,先后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支队长、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率部挺进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威名远扬。1940年,包森率部到达盘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曾与日军激战14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驻扎在遵化野狐山村,遭到日伪军突袭,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时年31岁。叶剑英元帅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主人公李向阳,就是以包森为原型塑造的抗日英雄。

为纪念这位英雄,蓟州区决定制作图片展牌,在各中小学开展红色教育。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刘光辉。他联系包森的亲属搜集照片,并拍摄了包森留下的望远镜、指南针等遗物,还找到了1942年3月17日刊登包森牺牲报道的延安《解放日报》,该报在头版刊发社论评价包森:“他的赫赫战功与英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但能成为摄影家、在摄影艺术的征途中有所建树的人并不多。刘光辉使用过各种各样的照相机——从海鸥203折叠式相机到4b单反相机,从日本的确善能到尼康、佳能,再到不断升级换代的数码相机,这些器材伴随他走过了大半生。他用双脚丈量着蓟州广袤的山川大地,用心拍下一张张照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3000多幅摄影作品,出版了《蓟县揽胜》《盘山》等作品集。他将山山水水定格在镜头中,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最美风景。